

中国现代文学

作品选

下

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(下 册)

黄修己 方 谦 李 平 编选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（下册）

Zhongguo Xiandai Wenxue Zuopin Xuan

黄修己 方 谦 李 平 编选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9.675印张 420,000字
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7,000

书号：10326·112 定价：2.95元

目 录

夏 衍	上海屋檐下.....	(1)
	包身工.....	(73)
殷 夫	血字.....	(89)
蒲 风	我迎着风狂和雨暴.....	(91)
臧克家	难民.....	(93)
	老马.....	(94)
戴望舒	雨巷.....	(96)
	我用残损的手掌.....	(98)
艾 青	大堰河, 我的保姆.....	(100)
	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.....	(105)
	黎明的通知.....	(109)
张天翼	包氏父子.....	(113)
	华威先生.....	(155)
艾 芜	山峡中.....	(164)
吴组缃	樊家铺.....	(182)
施蛰存	春阳.....	(218)
沈从文	边城.....	(228)
陆 蠡	囚绿记.....	(319)
田 间	给战斗者.....	(322)
	假使我们不去打仗.....	(334)

沙 汀	在其香居茶馆里	(335)
孔 厥	受苦人	(352)
何其芳	生活是多么广阔	(360)
柯仲平	延安与中国青年	(361)
赵树理	小二黑结婚	(364)
	李有才板话	(380)
康 濯	我的两家房东	(426)
孙 犁	荷花淀	(449)
刘白羽	政治委员	(458)
周立波	暴风骤雨(存目)	(476)
贺敬之等	白毛女(存目)	(477)
李 季	王贵与李香香	(478)
阮章竞	漳河水	(523)
周而复	诺尔曼·白求恩断片	(562)
路 翎	何绍德被捕了	(595)
陈白尘	升官图(存目)	(616)
阿 垅	纤夫	(617)
辛 笛	风景	(624)
袁水拍	发票贴在印花上	(625)
	一只猫	(628)

夏 衍

上海屋檐下

人物

- 林志成——三十六岁。
杨彩玉——其妻，三十二岁。
匡 复——杨彩玉的前夫，三十四岁。
葆 珍——其女，十二岁。
黄家楣——亭子间房客，二十八岁。
桂 芬——其妻，二十四岁。
黄 父——五十八岁。
施小宝——前楼房客，二十七八岁。
小天津——流氓，三十岁左右。
赵振宇——灶披间房客，四十八岁。
其 妻——四十二岁。
阿 香——其女，五岁。
阿 牛——其子，十三岁。
李陵碑——阁楼房客，五十四岁。
换旧货者、卖菜者、包饭作伙计等。

时间

一九三七年四月，黄梅时节的一日间。

地点

三幕同一场所。

第一幕

〔上海东区习见的“弄堂房子”，横断面。右侧是开着的后门，从这可以望见在弄内来往的人物。接着是灶披间，前面是自来水龙头和水门汀砌成的水斗，灶披间上方是亭子间的窗，窗开着，窗口稍下是马口铁做成的倾斜的雨披。这样，下雨的日子女人们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。亭子间窗口挂着淘箩、蒸架……和已洗未干的小孩尿布。灶披间向左，是上楼去的扶梯，勾配很急，楼梯的边上的中间已经踏成圆角，最下的一两档已经用木板补过。楼梯的平台，靠右边是进亭子间的房门，平台上斜挂着一只五支光的电灯，灯罩已经破了一半。平台向左，可以看见上前横去的扶手。楼梯右侧，用白木薄板隔成的“后间”，不开灯的时候，里面阴暗得看不出任何东西，再左隔着一层板就是“客堂间”，狭长的玻璃窗平门。最左是小天井和前门的一半，天井和后门天井一样地搭着马口铁皮的雨披，下面胡乱地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、小煤炉、板桌等等。

〔这一楼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。

〔客堂间是二房东林志成一家，灶披间是小学教员赵振宇的房间，透过窗和门，可以看见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张铁床，窗口是一张八仙桌，桌子对面是一架小行军床，门内里方的壁上悬壁橱筷笼等等；进门处是碎砖垫高了的煤炉，锅子、食具……。

〔失了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住在亭子楼上，楼梯平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炉子，这就是他们烧饭的地方。

〔前楼只住着施小宝一个，她不开“火仓”，午饭晚饭都吃包

饭。

〔看不见的阁楼住着一个年老的报贩，常常酗酒，有一点变态，因为他老是爱哼《李陵碑》里面的“盼娇儿，不由人……”的词句，所以大家就拿李陵碑当作了他的名字。

〔客堂间是二房东住的地方，陈设得比较整齐，从一张写字台和现在已经改作衣橱用了的一口玻璃书橱看来，可以知道林志成过去也许还是个“动笔头”的知识阶级。

〔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。从开幕到终场，细雨始终不曾停过。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，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。空气很重，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。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，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的都很忧郁、焦躁、性急……，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，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。

〔上午八点以前，天在下雨，室内很暗，杨彩玉正在收拾房间，和已吃过了早餐的碗盘，葆珍独自地向着桌子，按着一只玩具用的桌上小钢琴，眼睛热心地望着桌上书本，嘴里低声地唱着。

〔后门口，赵振宇的妻子正在门旁买小菜，阿香挤在身边。赵振宇戴着眼镜，热心地在看报，阿牛收拾着书包，预备去上学。

〔弄堂前后卖物与喧噪之声不绝。〕

葆珍（唱着）……可是我问你：

贩来一匹布，赚得几毛几？……（调子不对，重新唱过）

……可是我问你：

贩来一匹布，赚得几毛几？

要知道他们得了你的钱，

立刻变成枪弹子……

杨彩玉 葆珍，时候不早啦！

葆珍 （撅一撅嘴，不理睬）

……要知道他们得了你的钱，

立刻变成枪弹子，

一颗颗，一颗颗……

将来都是打在你的心坎里……

杨彩玉 跟你说，时候不早啦！

葆珍 我还没有唱会呐，今天放了学，要去教人的……

杨彩玉 自己不会，还教人？（从床上拎起一件衣服）衣服脱了也不好好的挂起来，往床上一扔，十二岁啦，自己的身体管不周全，还想教别人，做什么“小先生”！

葆珍 （将书本收拾）这件要洗啦！

杨彩玉 洗，你倒很方便，这样的下雨天，洗了也不会干。

（将衣服挂起。）

葆珍 （跑过去很快的拿下来，往洗了脸的脸水中一扔）穿不干净的衣服，不卫生！

杨彩玉 （又好笑又生气）我不知道，要你说！（端着面盆到天井里去。）

葆珍 （收拾了书包）阿牛！（拎了书包往灶披间走。）

赵妻 （声）卖就卖，不卖拉倒！

〔赵妻狠狠地提着菜篮进来。卖菜的手里数着铜板，好象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挤进门来。〕

卖菜的 （拼命地说）照你说，两个半铜板一两，也差三个铜

板呐，连篮子一斤二两，除了七两的篮，十一两，二百七十五……

赵 妻 谁说七两？（将篮里的茭白猛烈地覆在地上，用秤称着空篮）我说八两半……

卖菜的 （上前一步，瞧着她的秤）喂喂，喂，你瞧……

赵 妻 （做了一做称的样子，就算数了，向里面走）卖不卖，不卖拿去！

卖菜的 好啦好啦，添两个铜板……

〔赵妻回身摸袋，故意迟疑，好不容易将两个铜板交给卖菜的，卖菜的挑起篾正要走。〕

赵 妻 （很快地从卖菜的篾里面拿了一枝茭白）添一枝！

卖菜的 （情急）这怎么行……

〔赵妻狠命地将门关上，阿香帮着将身子顶住。〕

赵 妻 你这卖菜的顶不爽快！（回头来自言自语地）下了这十天半个月的雨，简直连青菜茭白也买不起了！

卖菜的 （声）喂喂……（推了几下门，也只得罢了，拖长了嗓子）喂……茭白喽白菜……

〔赵振宇向妻子看了一眼，露出微笑，很快的又将眼光移向报上。〕

葆 珍 （大声地）阿牛，昨天教你的歌学会了？

阿 牛 （从灶披间伸出头来）不准你叫，你得叫我赵琛！

葆 珍 （故意地）偏叫，阿牛，阿牛，牛……

阿 牛 你真的叫？

葆 珍 你不是属牛吗？

阿 牛 那我也叫！叫你阿拖，拖油……

葆 珍 （急了）赵琛！

阿牛 哈哈……(进去拿书包。)

(杨彩玉正提了菜篮出来，葆珍嘟起了小嘴，对她母亲瞪了一眼。)

杨彩玉 什么？你……

葆珍 (指着阿牛)阿牛，他又说啦，叫我……

杨彩玉 (一抹阴影从她的脸上掠过，低声而有力地)别理他，去念书吧！点心钱拿了没有？

(葆珍摇头，杨彩玉进去拿钱给她。)

(此时林志成从前面推门进来，板着面孔，好象受了一肚子的委屈似的，一声不发，把弹簧锁的钥匙往袋子里一塞，从桌上拿起一杯开水吞也似的喝了，胡乱地往床上一躺。)

杨彩玉 (有点讶异)什么，你不舒服？

(林志成不响……)

杨彩玉 衣服也不换……(将挂着的亵衣递给他。)

(林志成不响……)

杨彩玉 (生气了)怎么的？你这人，老是跟我寻气，我又不是你的出气筒！

(林志成看见杨彩玉生气了，便挣起半个身子来，预备换衣服，欲言又止。

(杨彩玉不理睬他，提了菜篮和葆珍一同出去，随手将从客堂到后间的门带上，林志成换了衣服，纳头便睡。)

阿牛 (看见葆珍去上学，喊)等一等，林葆珍！(回头对他母亲)妈，五个铜板买铅笔。

赵妻 没有！

阿牛 先生说要！

赵妻 先生说要，我说不要！

(赵振宇笑着从袋子里摸出了几个铜板来交给阿牛。)

阿 牛 (对葆珍)后面的两句,我还会唱……

葆 珍 后面的……(带着调子)“一颗颗,一颗颗……”

阿 牛 唔,你再唱一遍……

〔二人欲下。〕

杨彩玉 (从后面)葆珍!放学就回来,在外面乱跑,给你爸爸知道了又会……

葆 珍 (表示不快)什么爸爸爸爸……(下。)

〔桂芬买了小菜回来,与杨彩玉遇个正着,赵妻悄悄地对杨彩玉望了一眼。〕

杨彩玉 (为着掩饰,对桂芬)喔,你早啊!(出门去。)

赵 妻 (很快地对桂芬)听见吗?

桂 芬 什么?

赵 妻 (用嘴往门外一噘,低声地)说起了她爸,葆珍就生气,嘟起了嘴,(模仿着)“什么爸爸爸爸”,唔,现在时势变了,小孩儿人事懂得早,一点事情也瞒不过啦!

桂 芬 (微笑)十二三岁了,怎么还不懂!(在水斗边把小菜一件件地拿出来。)

赵 妻 (向客堂间方面听了一下,低声)可是听说姓林的跟她妈结婚,她还很小呐。

桂 芬 照理说,姓林的待她也很不错,我正在说,这样的老爷,总算很少啦。

赵 妻 (抢着)可不是,我们搬到这儿来快一年了,从来没有听见打过骂过她,有时候,姓林的跟她妈妈寻事,发脾气,可是一看见她,就会什么话也没有了。

桂 芬 唔,这是天性吧,不是自己生的,总有点儿两样。况且,这些孩子们又爱跟她开玩笑,什么拖油瓶……

(笑)小孩儿总是好胜的。

赵 妻 (停了一停)你还不知道呐,她跟我们阿牛讲话,讲到姓林的事,总是林伯伯,从来也没听她叫过爸爸。

桂 芬 那不是他们以前就认识吗?

赵 妻 哪止认识,姓林的和她自己的爸爸还是好朋友,听说……

桂 芬 那为什么……

[突然,天上骤雨般地落下一阵雨点来。]

赵 妻 唧,做黄梅真讨厌,又潮又闷,人也闷死了!

桂 芬 唔,接连的下雨,橡皮套鞋也漏啦!

赵 妻 (看见桂芬在洗的鱼和肉)喔,今天买了这许多?

[亭子间里黄父高声地咳嗽。]

桂 芬 (强笑着)乡下的爸爸来啦,总得买一点!

赵 妻 喔,我倒忘记了——没来过上海吧?(剥着茭白。)

桂 芬 嗯,本来,去年秋天打算来的——

赵 妻 喔,(想起了似的)来看看新添的孙儿,对吗?

桂 芬 (勉强地笑着)他,也有五六年不回去了!

赵 妻 老先生倒很清健,三公司,大马路,都陪他去玩过啦?

桂 芬 差不多,初到上海,总得这一套。

赵 妻 昨天晚上回来很晚,你们黄先生陪他去玩了大世界?

桂 芬 不,就在这儿近处,到东海去看了影戏。(自发地笑了)可是花了钱,他倒不爱看,说,人的头一忽儿大,一忽儿小,看到有点儿懂的时候,便又卜的跳过去了。

赵 妻 (同意地)电影儿我也不爱看,一闪一闪的把头也弄

晕啦，老年人总是爱看大戏的，陪他去看一本《火烧红莲寺》吧。去年年底，我哥哥陪我去看了一本，喔，真好极了，行头又好，布景又新，电灯一黑，台上的什么都变了。真的，让他看了回乡下，（笑）也许几天几晚也讲不完呢。

桂 芬 喂，家楣也是这么说。

赵 妻 在上海还得住几天吧。

桂 芬 （俯下眼睛）说不定，总还有几天吧。

赵 妻 好福气！儿子在上海成了家，添了孙子……

桂 芬 可是……要是家楣有事情做……（往亭子间望了一眼，低声地）……这也叫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啊，在他老人家看来，象我们这样的生活也许很失望吧。种田人家好容易的把一个儿子培植起来，读到大学毕业，乡下人的眼界不大，他们都在说，家楣在上海发了财，做了什么大事情了，可是……（不禁有点儿黯然）到上海来一看，一家大小只住了一个亭子间……（洗好了菜，站起来。）

赵 妻 你们黄先生在乡下还有兄弟吗？

桂 芬 那倒好啦，还不是只有他一个。

赵 妻 （只能劝慰桂芬）可是，你们黄先生有志气，将来总会……

桂 芬 （接上去）有志气有什么用，上海这鬼地方，没志气的反而过得去，他，偏是那副坏脾气，什么事情也不肯将就……

赵振宇 （放下报纸，一手摘眼镜，用手背擦一擦眼睛）不，不，随便将就，才是坏脾气，风气坏，就因为人坏，好人，就应该从自己做起的。大家都跟你们黄先生一样的不随便，

不马虎……

桂芬 (要走了)不随便,就只配住亭子间,对吗?

赵振宇 不,不,不是这么说,做人但求问心无愧,譬如说……

赵妻 (狠狠地)别再譬如说了!再不去,又会脱班啦,几毛钱一点钟的功课,还要扣薪水……

赵振宇 没有的事,此刻八点差一刻,到学校里四分半钟就够了。(回头对桂芬,诚恳地)譬如说……(一看,桂芬已经上楼去了。)

赵妻 (带着冷笑)人家爱听你的话吗?这样的话,到课堂里去讲吧,去骗小孩子……

赵振宇 (坦然)听不听是人家的事,讲不讲却是我的事啊!我,我……

赵妻 得啦,得啦,走吧,过一会儿姓林的走过来,话又会讲不完了,海阔天空的……

赵振宇 (望着客堂间)这几天他又做夜班吗?

赵妻 做日班做夜班,跟你有什么相干?

[门外卖粥米饭的声音。]

阿香 (对她妈)妈,吃粥米饭!

赵妻 (摸了一摸袋,大概没有钱了,便转换口气)不是才吃过稀饭吗?

阿香 嗯!我要……

赵妻 (狠狠地)你爸爸还没有发财呐!

[阿香羡慕地望着门外。]

[前楼施小宝方才起来,室内很暗,伸了一个懒腰,把窗帷拉开,室内方才明亮,点了一支烟,开窗,望着窗外的雨,皱眉装

了一个苦脸，拿了热水瓶懒懒地下楼来，走到亭子间的平台上
的时候，向亭子间门缝里望了一眼，好象看见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似的，抿着嘴自笑。

〔她是一个所谓廉价的摩登少妇，很时髦地烫着头发，睡眼惺忪，残脂未褪，艳红色的印花旗袍，领口的两个纽扣摊着，拖着拖鞋，并不很美但是眉目间自有风情，婀娜地走着。

〔走到灶披间门口，随手将尚余大半截的纸烟一扔，赵妻听见她下来，用憎恶的眼光对她望了一眼，故意地避开视线，用力地扇煤炉，白烟直冲上去。〕

施小宝（对赵妻看了一眼）喔，你们多早啊！（打了一个伸欠）又是下雨，听着滴滴搭搭的声音，就睡着不想起来啦……（伸欠。）

赵妻（有恶意地）你福气好啊！

施小宝（对赵妻一笑）喔，赵先生今天不上课？

〔赵振宇热心地看报……〕

施小宝（有点儿意外）怎么的，今天……，往常人家不跟你讲话，你偏有说有笑，今天跟你说，你偏不理。

赵振宇（连忙放下报）啊啊，你啊，瞧，报上说……

施小宝（将热水瓶中的残水随手一倒）报上说什么……

〔水溅在赵妻的身上，赵妻虎虎地瞪了她一眼。〕

施小宝 啊，对不起！（悠然地开了后门，出去泡水了。）

〔林志成辗转不能入睡，坐起来。〕

赵振宇（看着他妻子的一副忿忿的神气禁不住）哈哈……

赵妻（突然回转身来）笑什么？

赵振宇 为什么老是跟她过不去呢？住在一个屋子里，见了面就吵嘴，象个什么样子……

赵 妻 那副怪样子我就看不惯，野鸡不象野鸡，妖形怪状，男人不在家，不三不四的男人一个个的带到家里来……

〔亭子间里黄家楣猛烈的咳嗽声，从窗口扑出上半身来，苍白瘦削而带忧郁表情，用手挥着下面冲上去的煤烟，把窗关上，小孩哭声。〕

赵振宇 喂，这跟你又有什么相干呐，况且这也不能怪她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，这也是为着生活啊，男人搭了大轮船全世界的漂，今天日本，明天南洋，后天又是美国，一年不能回来三两次，没有家产，没有本领，赚不得钱，你要她三贞九烈，这不是太……太……

赵 妻 讲道理到耶稣堂里去！什么事情，都要讲出一大篇的道理来，可是，我看你也只强了一张嘴，你有才学，你能赚钱吗？哼！我跟她过不去，和你有什么相干？我跟别人讲话，不要你插进来……

赵振宇 什么？我……笑话……

〔赵振宇指手划脚地走到他妻子面前，还要发议论的时候，门外卖方糕的叫卖声，阿香奔回来，打断了他的话。〕

阿 香 妈，买方糕！

赵 妻 吃不饱的，刚才……

〔施小宝泡了开水回来，在门口，一手推开了门。〕

施小宝 （对门外）方糕，喂！（付钱买了几块，回头来看见了阿香的神气又对卖糕的）喂，再给来一块！（对阿香）来，来！

〔阿香走过去拿。〕

赵 妻 （大声地）不准拿！

施小宝 （笑着）这有什么关系呀，小孩总是爱吃的。